

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麦克尤恩《赎罪》中的不可靠叙述

刘晓玉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不可靠叙述是隐含作者的规范与叙述者的不规范之间的不一致。不可靠叙述产生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虚幻循环互动,它需要读者在文本阅读中判断叙述者的哪些规范体现了隐含作者的规范,而哪些又充当了不可靠的角色,并从中寻找隐含作者的真实内涵。英国著名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讲述了泰丽思·布里奥妮在童年时的误判毁掉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和人生,然后又用一生去赎罪企图弥补罪行。本文主要探讨《赎罪》中的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学问题,探讨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关系,引发读者思考“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并认为麦克尤恩使用不可靠叙述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取得了较强的审美效果。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不可靠叙述;真实性;虚构性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4.651

我们如何知道叙述者是不可靠的呢?它来自这样的猜想:我们并不是叙述者预想的读者。预想读者不仅仅要有能力完全理解它,比如要理解它的书写语言,要足够了解所涉及的主题,还要对它的观点产生共鸣,并相信它阐述的事实。当真实读者和隐含读者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距离时,尤其是当你意识到隐含读者并不是很想你所期待的那样,一种不适感就会油然而生。比如说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这本书涉及犹太人。专业文学学者能看到其中的宗教冲突和恶意暗示,隐含读者就看不出。《俄罗斯之恋》里的一段话可以使读者们思考。“一个癞蛤蟆身材的人,身穿一件橄榄绿的制服,佩戴着一个红丝带的列宁勋章,进入了这个房间,并迈着短小快速的步子走到桌子前,G将军抬起头来,向会议桌旁边最近的椅子挥了挥手,晚上好,同志,矮胖的人脸上裂开一个甜蜜的微笑。晚上好,将军同志。于是第二部门的头目,第二部门是特务机构的运作和执行部门,拉起她的短裙并且坐了下来。”(Flemming: 210)这产生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情报组织的头目或有着癞蛤蟆身材和矮胖脸型的人不会是女人。而后对这些预想的颠覆则是为了营造出惊讶和娱乐效果,并强化了对这个身材矮胖的角色的反感。因为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特点更令人讨厌。这让叙述者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批评家。而这在这部小说里面并没有受到认可。因此从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讲,也不是不可靠的叙述。

一. 何为不可靠叙述

美国评论家韦恩·C·布斯(Wayne C Booth)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我所说的可靠叙述者指他的言语或行为与这个作品的标准一致,也就是说与隐含作者的标准一致。反之则称为不可靠叙述者。”(Wayne, Booth: 159)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产生这一距离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者与作品的范式之间的不一致。在布斯看来,这种不一致常常见诸于两条轴线:“事实”轴和“价值”轴。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费伦将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义拓展至“事实”轴和“价值”轴之外。不可靠的叙述者对隐含作者的观点的偏离主要表现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判断,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

分解读”。^[2]本文认为小说《赎罪》中是布里奥妮的“不充分解读”导致的“不充分报道。”

二. 叙述者布里奥妮的“不充分解读”与“不充分报道”

小说使用第三人称“布里奥妮”来叙述童年因误判犯下的罪行,让读者更有代入感,更容易相信叙述的客观性。首先,开篇布里奥妮的自我介绍让读者对她有了最初的认识和印象:“布里奥妮根本没有秘密。...想象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一大源泉:她一旦开始写故事,就谁也不能透露。”(McEwan: 8-9)布里奥妮对自己“没有秘密”“对有秩序的世界的向往”和追寻“讲究整齐”和“井井有条”的世界的定义影响了读者对布里奥妮这个人物的判断。实际上,布里奥妮看到罗比和塞西莉亚在喷泉旁边的争吵、罗比通过布里奥妮传给塞西莉亚错误的带有性暗示的纸条、罗比和塞西莉亚在书房的亲热,布里奥妮把罗比当成“疯子”“色鬼”,认定罗比是侵犯表姐的犯人。当她有这样的错误判断时,她原先向往的有秩序的世界就已经被打破了。而开头布里奥妮对自己“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的世界的建立”则是强加给读者,让读者产生误读。

在表姐罗拉遭受侮辱,警察前来调查时,布里奥妮作为唯一的目击者与警察一番对话。

就这样,在一步步的盘问下,布里奥妮的证词对“认为”罪犯是罗比,到成了“亲眼看到”罪犯是罗比。而这种变化,都是由于布里奥妮对姐姐和罗比的“喷泉事件”和“错传纸条事件”和“书房事件”的不充分判断得出的不充分报道的证词。当在房子的窗户前看到姐姐塞西莉亚和罗比发生争执时,布里奥妮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到底向她施展了什么魔力?勒索?敲诈?”“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这样的威力,原来一切如此轻易地就被完全颠倒了。”(McEwan: 57)布里奥妮本想向姐姐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又在脑海里构想出可以以刚才的情形为蓝本的小说,并穿插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窥视者。于是,布里奥妮对罗比的不充分判断并没有得到解释,开始了对他误解的导火索。年幼的布里奥妮不谙男女之事,看到姐姐和罗比在书房的亲热误认为是罗比在欺负姐姐,然后才有了最后犯下罪行,对罗比错误的指控和证词。布里奥妮每一步的判断都是错误的,都有发挥她作家般的想象力,不去亲自探寻事情的真实情况,以为自己所见所想才是“真实”。这种片面的判断做出的不可靠叙述让小说的虚构事实凌驾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之上,把“可能是真相的世界”描述下来。

三. 叙述者伊恩·麦克尤恩的“不可靠叙述”

结尾元小说的叙述结构让读者明白前三部分是小说家对现实事件的虚构，小说中她给两个受害人安排了圆满的结局，完成了“想象中的赎罪。”但事实上，小说中的“被叙述者”布里奥妮转变了身份，成了“叙述者”。她作为叙述者篡改了事实，只是用写小说的方式完成了“赎罪”。但容易让人忽略的是：整本小说都是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布里奥妮的叙述存在于麦克尤恩的小说框架之内。所以布里奥妮作为小说家对读者的一步步错误引导，实际上也是作者伊恩·麦克尤恩借布里奥妮之口表达自己对叙事的看法，从而让读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叙述者布里奥妮的“赎罪”之路也是作家麦克尤恩的“赎罪”之路。那么叙述者布里奥妮和叙述者麦克尤恩有什么区别呢？麦克尤恩作为比布里奥妮更高层次的叙述者有没有给读者以暗示是在给读者一步步的错误判断呢？作家麦克尤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读者线索完成“赎罪”，走向与读者的和解的？麦克尤恩又是怎样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厘清小说的“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

小说《赎罪》的开篇引用了奥斯丁《诺桑觉寺》的片段作为卷首语。阅读完整本小说再回过头来看，读者可能会得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卷首语的作用是多方位的，一般暗示了文本是由此衍生的。（曾艳钰：115）作家麦克尤恩用这种互文的手法，给读者线索，暗示《赎罪》中的布里奥妮与《诺桑觉寺》中的莫兰小姐有相似之处。凯瑟琳·莫兰的“疑神疑鬼”让她认为诺桑觉寺里的每一个人都藏着秘密，误以为诺桑觉寺的主人把他的妻子秘密地藏成在城堡的某处，她的误读和混淆“虚拟”与“真实”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了灾难。同样，把小说《赎罪》当做“我的奥斯丁小说”（Giles：94）的麦克尤恩，试图引导读者把布里奥妮和凯瑟琳·莫兰联系起来去思考，充满作家式想象力的布里奥妮是否也会像莫兰小姐那样因为不可靠的解读和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而犯下罪行？

当读者阅读整本小说时，会发现作者相当熟悉英国文学。不仅了解20世纪30年代剑桥的大学生阅读哪一类英国文学，也大量引用文学典故和使用一些文学手法。除了引用奥斯丁的小说，作者还借鉴了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手法和引用伍尔夫的一些文学观点。“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现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McEwan：404）说明作者麦克尤恩借用伍尔夫的观点表达需要从一种新的角度来重现社会的真实。人物可以帮助作者和读者建立良好的联系。在小说《赎罪》中，作家也采用多角度的方式，从不同人物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件事，帮助读者在虚构事件和真实事件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作者麦克尤恩在第二部分结尾，战争中的罗比因败血症已经意识不清醒，看着爱人塞西莉亚给的海边蓝色房子的照片发出呓语，渴望与爱人团聚。他对战友说：“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七点之前叫醒我。我保证，你不会再听到我一句话”（McEwan：385）读到这里，读者不知道罗比是会睡着成功撤离了还是去世了。之后读者会恍然大悟，麦克尤恩巧妙地运用一语双关的手法暗示罗比已经死去，大团圆的结局是虚构的，他的这句话是对他的死亡的铺垫。

麦克尤恩使用多种艺术手法让真实变得扑朔迷离，读者对真实与虚构的判断也是一再改变。这样，这种不可靠叙述即使作家、文本和读者进行循环地互动，达到很高的艺术效果。在小说《赎罪》的最后，作为小说家的布里奥妮写道：“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限，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McEwan：535）这段话点出了虚构性和真实性的关系。尽管作为叙述者的小说家有无上的权力可以篡改真实，安排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构建一个如真实世界的虚构世界，但是，构建的世界中的人物与叙述者并不等同，这就意味这，真实世界永远无法与虚构世界的结局重合。所以，小说家布里奥妮不能为故事中的布里奥妮赎罪，她也不能超越真实使虚构到达真实。而作者麦克尤恩也借布里奥妮之口表达了对真实与虚构关系的看法，他想借这段话告诉读者，“不要试图在小说中寻找所谓的“事实”，这里没有它可以判断的标准，我们能够决定的就只有对待文本的方式而已。”（王悦：53）

综上，小说《赎罪》使用了不可靠叙述和双重虚构叙事，来进一步扩大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距离。布里奥妮的“不充分判断和“不充分报道”使她犯下罪行，即使通过重写真实事件，构建一个虚构的圆满的世界也无法真正赎罪。人性的卑劣会摧毁最美好的事物并且可能再也无法挽回，但文学的力量可以遗忘和绝望，给予心灵以安慰。小说通过不可靠叙述深化了这一主题。麦克尤恩主要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不同的视角在并列、包容与颠覆中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构成了强大的叙事张力。多层次、多角度、自我反省、自我怀疑地探讨了以赎罪和艺术创作为中心的多重现代主题。（张和龙：3）同时，麦克尤恩使用不可靠叙述，用互文、引用文学典故、双关等方法给读者以线索，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中，使作者、文本和读者产生强互动，也取得了较高的审美效果。麦克尤恩使不可靠叙述成了他表达主题和产生审美效果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并因此取得了杰出的叙述效果。

参考文献

- [1]伊恩·麦克尤恩，一彤. 赎罪（节选）[J]. 疯狂英语（阅读版），2010（05）：55-59.
 - [2]尚必武. 西方文论关键词 不可靠叙述[J]. 外国文学，2011（06）：103-112+159.
 - [3]王悦. 《赎罪》：分层式不可靠叙述的阐释否定[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3（02）：45-54.
 - [4]曾艳钰. “误读的焦虑”——麦克尤恩《赎罪》中的真实与误读的真实[J]. 当代外国文学，2013，34（02）：112-118.
 - [5]张和龙. 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J]. 外国文学动态，2008（02）：20-22.
- 作者简介：
刘晓玉（1996年出生-），女，汉族，籍贯河南信阳，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